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63
8 March 197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〇六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理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于松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尼日利亚	哈里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578)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二〇六一和二〇六二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安哥拉、贝宁、肯尼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迈纳先生（肯尼亚）、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班巴先生（上沃尔特）和科尼女士（赞比亚）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位成员，我收到塞拉利昂和苏丹两国常驻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塞拉利昂和苏丹两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坐位有限，我请塞拉利昂和苏丹两国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等到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和迈丹尼先生（苏丹）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委内瑞拉)

卡皮奥·卡斯蒂略先生 (委内瑞拉) :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自我介绍, 我是委内瑞拉的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我也要表示决心与安理会的成员合作, 这也是我所代表的委内瑞拉政府的决心。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可能是非殖民化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因为目前有人以奇怪的方式, 向我们提出罗得西亚独立问题的解决办法, 而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采取的立场又可能导致种种不同的解释。 因此, 要采取一个令人满意的立场, 绝非易事。

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继续一意孤行, 想尽种种办法来成全自己的利益, 完全不顾在该国独立和大多数人民的前途问题上达成真正的协商解决办法方面极其重要的因素和机构。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 史密斯先生已经同代表该领土中某些政治党派的领袖达成一种妥协, 但完全不顾正在为该国的解放和独立进行爱国斗争的那些非常重要阶层的人士。 他对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和决定也置之不理, 对安理会两个成员所提出的协商解决办法视若无睹, 尽管这两个成员之中有一个是对非洲那个区域负有责任的殖民国家。

我国代表团认为, 关于最近在索尔兹伯里达成的协议, 尽管我们所收到的情报并不详尽, 但很明显的, 这个协议是非法少数政权摆出的另一个骗局, 拼命想保持各种可恶的特权和歧视形式; 有这些特权和歧视形式存在, 才有各个运动来争取解放和独立, 并使不可剥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受到承认。

在当前这件事情上, 津巴布韦人民的愿望未能实现, 他们的一些领导人被置之不理。 国际社会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而国际社会的愿望是索尔兹伯里叛徒所制造的问题能获得公正的解决。 两种情形都使人灰心失望,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协议中没有包括两个发生效用的必要因素——一个是全国性因素, 一个是国际性因素。 这项协议难以保证非洲这个地区的和平, 而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是要努力设法找到解决办法, 来促进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国内和相互之间和平地、文明地共处。

(委内瑞拉)

我国代表团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些内部的因素。但是，既然这个协议并不是自由表示的自决的结果，而是仗势逼人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得不总结认为，这是想搞宪法的把戏，来代替以军事占领为基础的殖民主义，借此维持由来已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权。而且怂恿非洲当地人民进行兄弟间的内哄、竞争和对抗，使这个不幸的地方情况越发凄凉和悲惨，使局势更加恶化。

已经同史密斯非法政权协议解决办法的各民族集团，这么一来，自己也陷于安理会所谴责的非法立场了。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举行自由选举，并由联合王国参加，由联合国主持，但联合王国的责任仍然被罗得西亚叛徒置之不理。我们坚持必须这样做，因为非法政权就是不理睬这些必要因素才被宣布为非法，它现在又用一个所谓解决办法做幌子来蒙骗我们。

我国一向忠于反殖的理论和实践，基于上述原因，我国仍然坚决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采取适当措施，促使津巴布韦人民和领土的有效非殖民化问题得到真正和公平的解决。

即使我们会以为最近的解决办法是史密斯非法政权采取的一个积极步骤，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这个解决办法同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人民认为满意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大相径庭。相反，在这个选举制度之下有几种不同的选举名册，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办法，正代表着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作风的基本观念和心里。而且在这件事上，目前进行的恶毒阴谋是利用一个合同使歧视制度变成合法，这个合同因为其有法律性质，好象是一种宪法，至少可以维持十年。

另一方面，我国代表团相信，要确定是谁代表津巴布韦的大多数人民，最好的办法是举行自由选举；只有在举行自由选举以后才能作出安排，达成解决办法和协议。我们不应认为我们能够确定该国内外各个民族运动得到多大的支持；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样做是侵犯即将独立的一国人民的自决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深表关切，这件事关系到联合国的根本前途，关系到它的信用和国际声望。我们必须作出一个历史性决定，这个决定可以加强这个国

(委内瑞拉)

际组织的力量，也可以使它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大家、特别是那些较有能力加强并支持我们在这里通过的决议的国家，都负有重大责任。

安理会为了迫使索尔兹伯里叛徒守法讲理，投票决定对他们实行颇有成效的制裁，因此，叛徒们采取一种铤而走险的手段来应付。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应付手段是一个积极步骤，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因为唯一的积极步骤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采取正义的立场对付非法政权的法西斯完全非法的作风。我们不应该在制裁开始发生作用时放弃制裁。

国际社会对安理会为了使叛徒恢复理智而通过的措施和制裁已经表示赞扬和支持。我国代表团认为伊恩·史密斯所采取的步骤是联合国方面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这表示，如果我们这次能象以前那样坚定，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的。

安理会必须通过一个以积极语气表达的有建设性、经过深思熟虑、平稳妥当的决议，使我们所讨论过的最棘手问题之一更接近于民主解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必须坚定明确，同时又必须表现出节制、慎重和坚定。如果让史密斯及其叛徒来掌握罗得西亚的非殖民化过程，那简直就是恶作剧。

主席：谢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客气话。

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欢迎这位大使到联合国来担任新职，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我们热心盼望将来同他合作，共同进行我们的工作。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玻利维亚):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荣幸能参加由你主持的这次辩论。 我们知道你做过非常杰出的议员和国际法学家; 祝你非常顺利地执行这项困难的任务。

我国代表团非常注意地听取到此刻为止大家就“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所作的发言, 这个项目是根据上沃尔特代办在今年三月一日给你的信中提出的要求列入议程的。

提出这个项目的原由, 是穆佐雷瓦主教、奇劳酋长和西索尔牧师同伊恩·史密斯在索尔兹伯里签订了所谓内部协议意图用这个办法来结束不合法的局而, 引导这个国家走上合法制度的途径。 当然, 很明显的, 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谈判; 这个谈判特别显得脆弱, 因为有威望的其他政治领导人, 如爱国阵线的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和乔舒亚·恩科莫先生都没有参加。 他们曾经参加马耳他会谈, 而且是自由战士的代表, 任何协议都非有他们参加不可。

除了这些事实, 我们还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局势的背景, 凡能帮助我们当前的局势有更公正、更客观的认识的每一个因素, 我们都注意过。 我们当前的局势是一个实际的新局势——这个局势很难能维持下去, 因为它脱离了国际社会就罗得西亚问题制定的纲领, 等于更进一步蔑视大会的建议和安全理事会的命令。

我们同别人一样了解到, 某些非洲政治领袖觉得迫切需要和平结束这一种对抗的局面, 否则拖延下去, 会导致新的流血牺牲, 其悲惨程度是不堪设想的。 可是, 如果太急于减轻目前的痛苦, 而且, 自然而然恐怕造成更大的祸害, 就会失去对政治局面的正确看法, 而采取了两害取其轻的错误观念。

但对目前这件事来说, 这种理论不能适用, 因为解决的办法并不是空想, 而是实际存在的, 不但载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代表不变原则的各项决议, 也载于联合王国的提议; 这些提议是由主席先生你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给当时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不变的, 因为它们唯一的目标是创造任何谈判的必要条件, 就是恢复这个新国家成立以前的合法地位。 而恢复合法地位的

(玻利维亚)

唯一途径是结束叛乱状态，因为叛乱状态造成不合法地位，也阻挠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脱离国际纲领的具体情况，因为有人企图用单方面的决定来取代国际纲领，何况这种决定绝不可能当作全民的决定，因为参加决定的各方都没有足够的资格代表全国。面对这种情况，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按照以前各项决定采取行动，以免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进一步的严重威胁。

我们如果允许南罗得西亚政权除了本身的非法地位以外，还独断独行地炮制一个政府，来继承它冒认的权力，就等于鼓励一种不正常的局面永无止境地拖延下去，并鼓励公开蔑视本组织的权威。这种严重局面，不但会引发进一步的冲突，而且可能使内战立刻爆发；这场内战的影响会伸延到非洲大陆以外地区，整个世界的陷入黑暗。

当前的局势是把持着非法政权的那班人一手策划炮制出来的。他们炮制出这个局势，显然只是为了按照他们认为满意的方式，把权力机构移交给津巴布韦的一部分人民。这是根本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向。

我国代表团不愿规避现实。我国认为人民应以适应所处的历史环境为上策。因此，虽然我们认为《宪章》所载原则和根据《宪章》通过的决议指出了最合理的、最简单的途径，让各国人民按部就班地实现他们最热烈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政治现实变幻无常，人民本身的问题往往还必须依靠人民来解决，因为归根结底，人民是本国历史的缔造人和主要角色。

这个原因促使我们认真审议这项所谓内部解决协议。我们认为，尽管这项协议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因而完全无效，但目前有一线希望，这项协议虽然只有被称“温和派”的领袖参加，但由此可见伊恩·史密斯政权默认历史的潮流再也不能抗拒，嚣张猖狂的时代已经过去。这项协议也等于承认现在时机已经太迟，玩弄花招再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反会激起公愤，加重困难。向来惯于把持权柄仗势欺负弱者的人，一定已经领悟到，压迫是不可能永远继续存在的，痛苦的处境使人加强信念，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那些在外国统治下力求生存、为彻底恢复本国

(玻利维亚)

民族的地位而进行斗争的人民很快就变得成熟，再也不会轻易上当。

不过，叛乱政权尽管领悟到这一点，但是为时已晚，挽救不了它失去信誉的严重危机。毫无疑问，曾经在安全理事会陈述理由并发表意见的各个非洲知名人士一致认为，所谓内部解决协议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其中提议成立的政府的基础和结构都同叛乱政权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片面宣布独立以来赖以生存的那一套毫无两样。

不用说，不论从根本来看，或是从它的意图和目的来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权力移交都是无效。为了这个缘故，叛乱的少数政权所处的不信任气氛不但影响到“内部协议”，更严重的是使参加协议的温和派领袖也惹上嫌疑。真正代表津巴布韦人民的政府应以容纳各个政治派别和种族为特色；如果他们参加的是这个政府，我认为他们的合作就会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继续推行口是心非、玩弄花招的政策只会把人民逼到忍无可忍，迫不得已采取集体行动，来保护公众的利益，这样甚至会惹来内战的祸害，不论从什么观念来看，都是不该发生的。

玻利维亚代表团一方面表示我国政府担忧这项新的事故使我们大家希望达到的公正实际解决办法暂时受到阻碍，无法取得进展，同时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津巴布韦人民表示鼓励，并希望参加“内部协议”的人认识到局部协议是不可能存在的，也认识到和平不能以一部分人民的特权为基础，只能以团结在真正的领袖周围的人民的意志为基础。

(卡尔司铎先生)

主席：谢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说这一番好话的美意。

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我收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加蓬、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亚代表的信，这封信将以安全理事会第S/12586号文件散发，其内容如下：

“我们，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在专门审议“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的会议期间，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非教会会议秘书长伯吉斯·卡尔司铎发出邀请。”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卡尔司铎发出邀请的请求。

就这样决定。现在我请卡尔司铎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卡尔司铎：主席先生，请容我感谢你给我这个荣誉和特权，在津巴布韦历史上、事实上也是在整个南部非洲历史上的这个关键时刻，参加目前这个历史性的辩论。主席先生，我代表全非教会会议向你致贺和问好。我们全非教会会议完全了解你本人信奉人格尊敬、正义和非洲和平，以及你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协助解决我们非洲大陆摆脱种族主义、少数统治和剥削的未竟事业那个问题的情形。主席先生，你竟在这个时候主持关于南罗得西亚的辩论，定是上帝的意旨。我们恳求上帝赐予你在这个时候所需要的识见、智慧和勇气。

过去六年来，全非教会会议密切注意津巴布韦的事态，尽可能努力以各种合法的方法帮助达成和平、公正地解决该国受少数统治问题。一九七二年安理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我那时荣幸地有机会指出我们彻底拒绝史密斯——霍姆建议，并保证我们全力支持当时各方所作的努力，以证明那些建议是不可能被“全体罗得西亚人民”所接受。

后来，在那些发动武装斗争反对史密斯及其种族主义集团的民族主义派别领导人之间我们参与调解工作。我们始终设法在物质上、道义上援助那些不是出于自愿而被迫放弃了青春的喜悦与特权、家庭生活的温暖、对知识的追求、嬉戏的欢乐

(卡尔司铎先生)

以及老年人的安祥自在，为了捍卫不可分割的人类自由与尊严而拿起武器，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所以，全非教会会议对在南部非洲开展武装斗争的解放运动给予了并将继续给予坚决的支持。我们认为，南部非洲的武装斗争是希望的象征——希望一个世代以前通过多数统治带给非洲政治独立的盼望得以实现。武装斗争是个道义问题，不仅因为它向不义的有系统的暴行、镇压进行挑战，并且因为它提供机会给那些认为奴役、种族主义偏见和助长镇压行动的利己主义应受谴责的人，在患难中锻炼出一种新的团结精神。

两年前，全非教会会议总务委员会在埃及开会，于历史性的亚历山大声明里试图表明它对解放运动的支持的神学上的意义。让我引述有关的部分。

“目前我们对经济正义、对所有人类不分男女从压迫剥削获得彻底解放以及对非洲和平……有关问题的关切……，使我们对北非早期教父留给我们的基督教遗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对人类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是我们表明对造成肉身的上帝的信仰的一种方式……通过救世主持续不断的工作，上帝正从亚历山大到好望角谱出他的自由大道”。

我所以参与今天的辩论是因为我们发觉上星期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内部解决”是个毫无诚意的、邪恶计谋，企图以它代替上帝建设这条“自由大道”的工作。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谴责任何人，而是谴责索尔兹伯里非法种族主义政权的恶毒阴谋，特别是谴责它采用这一种阴险策略来骗取非洲人——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同其他人一样忠心致力于津巴布韦人民的自由与尊严——成为一场残酷的、代价重大的闹剧的共谋者，目的只是要巩固其非法统治。我们不得不强调指出，我们极其痛恨和担心这个所谓解决将使所有南部非洲人民，首先是使津巴布韦人民，面临暴力和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危险。

我们的能力有限，无法对内部协议的细节作出有意义的评论。我们必须把那

(卡尔司铎先生)

留给会员国和各解放运动的代表。我们的任务是使全非教会会议的成员教会与由于史密斯要拖延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在那个国家播下长期内战的种子以及制造会进一步动摇前线国家独立的这次最新诡计在整个非洲大陆所激起的义愤联在一起。

这项阴谋必须加以谴责，因为它很明显地是邪恶的。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当心不要把联合国与这项邪恶诡计联在一起。十多年来，津巴布韦人民遭受了史密斯篡夺来的非法统治的暴虐行为。在这段期间，罗得西亚的一些教会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一些耶稣教会领导人，通过罗得西亚基督教协进会，一贯采取了反对与史密斯非法、镇压政权妥协的明确、直率立场。全非教会会议因此认为内部解决是不折不扣的姑息。安全理事会因此必须拒绝这项内部协议，因为它是损人利己的，那些自称遵守耶稣基督的道德的人不应当参与损人利己的阴谋。

全非教会会议了解所有津巴布韦领导人都殷切希望使他们的国家摆脱一群外来少数人的控制和对这些人的依赖。这不是这次辩论里争论的问题。现在争论的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本质上是倒退的折衷办法是否恰当或甚至是否适宜。

没有人会否认，只要爱国阵线及其武装力量被排除在外，这项内部协议就没有成功的希望。相信自由斗士会接受由一小撮享有特权的种族主义少数人继续把持主要权力工具的安排，也是幻想。我们不可欺骗自己。扬言以津巴布韦的非洲人和欧洲人均等地共享权力为基础的统治就是多数统治，至少可以说是荒唐的。而这一撮少数人不仅控制了所有国家机器并且甚至在非洲人数量上占多数的议会里也行使根深不能拨除的否决权，事情就更其无法辩护了。当无辜的男、女、小孩、年青人和年老人，每天受到残暴的政权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政权的残酷对待、胁迫和屠杀，当前线国家的疆界被任意侵犯，象最近赞比亚的例子一样，我们就不能这样一味自欺了。

我们厌倦了非洲的内战。我们厌倦了一群非洲人为了外国人的利益被利用来反对另一群非洲人。我们厌倦了逃离我们的家园在外国领土上寻求庇护。我们厌倦了这一切。

(卡尔司铎先生)

因此，我要向联合国吁请：让我们不要被引诱离开建设上帝的“自由大道”的工作，即使目前的形势是曲折不平的。让我们记住，我们做的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地放弃它。圣经督促我们不仅要寻求和平并且要追求和平。

让我们致力于团结一切津巴布韦人民，首先加强爱国阵线已达成的团结。是爱国阵线指挥着正在作战的男女。除非他们参加，否则和平不会降临津巴布韦。

让我们努力扩大已经达成的团结的程度。各种政治、思想和种族背景的津巴布韦人，对他们的国家、对南部非洲的其余部分、对整个非洲以及对整个世界，都负有庄严使命把主宰过去历史的仇恨的余毒铲除，以便建设未来互信、团结、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最后，让我们加重迫使史密斯走到谈判桌旁的压力。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减少对爱国阵线的支持。安理会决不能撤消强制性制裁，现在还不是时候，安理会必须拒绝给予这个诡计以国际承认，免得进一步巩固津巴布韦的少数统治。

斗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所有津巴布韦人民，而不只是少数人，事实上所有联合国大家庭的人民，都胜利地享有最后在津巴布韦必将赢得的尊重、人格尊严、正义与和平。

主席：谢谢卡尔司铎对我个人的过奖。

这次会议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如果安理会成员国同意，下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继续审议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将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开始。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